

柯切托夫评传

ВСЕВОЛОД КОЧЕТОВ

(苏)彼得·斯特罗科夫 著 唐宋元 译 张清瑶 校



四川大学出版社

(苏)

柯切托夫评传

彼得·斯特罗科夫

著

唐宋元 译

张清瑶 校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成都

(川)新登字014号

责任编辑：陶法义

封面设计：邹小工

传主画像：李汝惠

封面摄影：方照华

柯 托 切 夫 评 传

(苏)彼得·斯特罗科夫 著

唐宋元 译 张清瑶 校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29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盐亭县国营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开本 10.875印张 2插页 260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500册

ISBN7-5614-0417-4/I·65

定价：4.50元



本书系统地研究柯切托夫的生平与创作。柯切托夫传奇性的一生中，既有工厂农村的平凡劳动，又有血腥战场的刀光剑影，更有其长篇小说引起的一次又一次暴风雨般的激烈论战。他的作品中活动着造船工人、钢铁工人、科学家、艺术家、党的工作者和形形色色的市侩、野心家、阴谋家、外国间谍。现实的生活场面和历史的真实纪录，普通人的日常工作和外国间谍腐蚀拉拢青年纵情声色的享乐……在柯切托夫的艺术世界中交替出现。本书可供研究人员和希望获得长篇小说创作技巧的文学青年参考。

期 月

请于下列日期

.....
.....
.....
.....
.....
.....
.....
.....
.....
.....
.....
.....



2008/06

柯切托夫长篇小说一览

农艺师同志
茹尔宾一家
青春常在
叶尔绍夫兄弟
州委书记
落角
你到底要什么
雷电击顶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探索技巧之路.....	11
第二章 劳动的英勇精神与诗意.....	95
第三章 劳动、科学和艺术的结合.....	175
译后记 夏天的马拉松.....	338

序 言

符谢沃洛德·阿尼西莫维奇·柯切托夫（1912—1973）以他三十年坚持不懈的创造性劳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位党员作家富于战斗精神的著作，积极地干预生活，积极地投入我们时代的思想斗争，不仅早已引起我国读者，并且还有外国读者的广泛注意。多年以来，几乎是柯切托夫的每一部新著发表，都成为文学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围绕着每一部新著，都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和辩论：不同立场、观点、思潮和艺术趣味发生阵阵冲突。如果考虑到他是以怎样的尖锐性和公民热情，提出和解答当代生活中极待解决的问题，那么，对此就会觉得不足为奇了。

概括地讲，柯切托夫的作品，展示了以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和变动为标志的时期内，苏联人民的社会经济、思想意识和精神道德生活诸方面的广阔图卷。这就是人们对这位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讴歌者”的艺术家的作品手不释卷、阅读兴趣至今不衰的原因。但是，同时应该说明的是，他的作品在内容上要广阔得多，笔触所及，不仅拥抱着我们社会的领导阶级的

生活，而且也囊括了农民阶级和人民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活。

苏共中央《关于文学艺术刊物与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创造性联系的决议》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来说，没有比确立苏联的生活方式，确立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确立如像为人的幸福而诚实地劳动、国际主义、对我们事业的历史正义性的信念这样一些美好和高尚的道德准则更为重要的了。”①

从党的一系列指示的立场来看，柯切托夫的艺术遗产确实应该受到高度的重视。他的著作热情地肯定我们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美化劳动和创造，渗透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充满共产主义必胜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柯切托夫创作切合现实需要、富于重大社会意义的作品的经验；他善于同思想上的对手开展进攻性辩论的技巧；善于始终如一地揭露不问政治和无思想性的有害倾向的做法；善于从明确的阶级立场来观察客观现实的态度，都是极有教益的。

遗憾的是，几乎柯切托夫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引起暴风雨般的论战以后，文艺学和文艺批评界对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态度，就明显地“冷却下来”。在那些专门研究50—70年代文艺发展的论文和文艺学著作里，极少见到柯切托夫的名字。在此，我仅举两个最典型的例子。

①《真理报》1982年7月30日。

集体编撰的《苏联长篇小说的创新、类型和风格》①于1978问世。本书中所探讨的是如下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长篇小说和当代现实生活；长篇小说思维系统中的人物及其事业；长篇小说和社会的精神生活；长篇小说中政论的审美意义等等。这部大著的作者们在依照这些论题述评包括十月革命后的最初时期直至70年代在内的苏联长篇小说的发展时，举出了数十个作家的名字，还研究了或者至少是提到了许多重要的、不那么重要的和完全不重要的作品。但是，要想在其中找到符谢沃洛德·柯切托夫的名字和哪怕是他的长篇小说中的一部的书名，那也是枉然的。

很难相信，这样一位大作家的创作，在这部科研大著的多方面论题中，竟然找不到一席之地。实际上，这位作家既不缺少创新的探索，创作的类型也多种多样，既有家庭日常生活小说，也有描写生产题材的作品；既有意识形态小说，也有描写革命历史的长篇巨著。

另一些学者集体撰写了一部教学参考书：《50—70年代的俄罗斯苏维埃文学》②。这部书辟有一个专章，题目是《当代长篇小说中的劳动者形象》。这部著作从阿扎耶夫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开始，到革拉西莫夫的长篇小说《可能的极限》为止，也对不少作

①本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②教育出版社，莫斯科，1981年版。

品进行了分析，也列举了许多文学人物——劳动者的形象。只有像茹尔宾一家那样一些奋不顾身、勤劳勇敢的人物，才在其中没有立锥之地。总的说来，如果根据由苏联教育部作为高等师范院校“俄语和文学专业教材”（正如扉页上所标明的那样）出版的这本书来判断的话，那么，根本就不曾有过符谢沃洛德·柯切托夫这么一位苏联作家。

但要知道，即便是中小学生，不管他们将来学的是哪个专业，他们也会从课本中了解到：“在描绘茹尔宾一家三代工人的时候，与其说作家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这个家庭历史的表面事件，不如说作家致力于刻画他们内心的发展和成长过程。这一过程说明生活的真正主人——苏联工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根本性转变的特征。”①

那么，给我们培养语文教师人材的文学教育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在50年代的文学里又发现了某些新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展示工人现实生活的根本变化方面，比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更加出类拔萃，以至可以把《茹尔宾一家》略而不提了呢？

很多年来，在文学批评中都可以看到不谋而合的情形。有时，某些批评家也用历史的观

①详见杰明季耶夫、纳乌莫夫、普罗特金专著：《俄罗斯苏维埃文学》（中等学校教材）。国家教育出版社，莫斯科，1960年版第369页。

点来综述“工人题材的大陆”，但在此时，他们以红色的小旗在这块“大陆”上标志出所有比较重要的和不那么重要的作品，就是没有《茹尔宾一家》，更不用说《叶尔绍夫兄弟》了。

当然，柯切托夫的艺术遗产并不会由于这些“略而不提的手腕”就受到损害——他的作品一版再版，也没有在书架上尘封堆积、无人问津。不过，某些文艺学家和批评家难道不觉得，假如类似的“方法”形成了习惯，难免会有损于文艺学和文艺批评的名誉吗？今天，柯切托夫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那么，明天恐怕就会有另外一位更伟大的艺术家“消失”。

值得庆幸的是，那样的“方法”寿命不长。它在苏联科学界和批评界从来就没有根基，也不可能有根基。

可以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文学将以应有的科学的客观态度，确立柯切托夫的意义和作用。这个希望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1982年2月，苏联舆论界以极大的关注隆重庆祝了作家70周年诞辰。许多杂志和报纸发表了研究柯切托夫生平与创作的论文和回忆录。这些论文和回忆录洋溢着缅怀作家的深厚情感，对于他在思想原则和艺术观点上的坚定不移，对于他的富有战斗性和党性的作品，充满了极大的尊重。

《真理报》写道：“时间本身对柯切托夫长篇小说的历久不衰，对他在思想问题上的不

妥协精神，作出了公正的裁决……

“在这些日子，在纪念这位杰出的苏联作家70周岁生日之际，当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想起柯切托夫的文学遗产时，人们不仅想到他的天才，而且想到这位在尖锐的思想斗争熔炉中经受过严峻考验的天才的耐久性。。”①

尽管柯切托夫早在50年代初就赢得了全国声誉，但研究他的生平与创作的著作却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当时，作为通俗的《俄罗斯苏维埃》丛书的一种②，出版了H·韦林古林关于作家的一个概述。作家逝世三年后，列宁格勒出版社出版了一个文集③，其中一半是柯切托夫的文学政论文章，另一半是同时代人回忆柯切托夫的文章。最后，于1981年出版了E·列昂诺夫的《符谢沃洛德·柯切托夫》。④

关于对柯切托夫作品分析的深度，没有必要对列昂诺夫提出苛刻的要求：因为这本书篇幅不多，而批评家在篇幅的限度内已经尽可能做了力所能及的阐述。可以看出，他喜欢作家的作品，在对这些作品的论述中，有些地方他简

①《真理报》1982年2月4日。

②指《符谢沃洛德·柯切托夫》一书，韦林古林著，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莫斯科，1970年出版。

③文集《符谢沃洛德·柯切托夫（政论·同时代人回忆录）》，列宁格勒出版社，1976年出版。

④本书由艺术文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莫斯科。

一直写得兴致盎然。但同时，从绪言《作者的话》开始，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经常可以发现对70年代的文艺批评所形成的，将柯切托夫作品避而不谈的倾向作小心翼翼的回顾，这种倾向认为柯切托夫的创作似乎“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下面简略地谈谈本书的构思和内容。

柯切托夫生前的最后13年，担任了文学艺术杂志《十月》的主编。所有这些年里，我有幸同他在这个杂志编辑部一起工作。而在11年的时间内，我都是他的副手。在共同工作的这些年里，我相信，我对符谢沃洛德·阿尼西莫维奇，他的性格，各种习惯，精神面貌和道德情操有着深刻的了解。所以很自然地，在作家逝世一两年后，我便亟想撰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在计划中，这将是一本关于柯氏生平与创作的、与通俗纲要有某些类似的书，但我毕竟要以更多的篇幅描述他的生活，和在苏联历史最长的杂志之一的编辑岗位上的活动。

着手撰写的时候，我当然不能不回忆在柯切托夫的这部或那部长篇小说发表之后立刻发生的那些火热的讨论或争辩。我了解这些论战中的许多情况，但尽管如此，当我开始研究与柯切托夫的名字相关的原始材料时，却无论如何没有料到，从中央的报刊杂志起，到大量发行的工厂企业的内部报刊，关于他的作品竟然发表了那么多论文、书评、不同观点的争论和读者代表会议的报道，以至把这些材料全部搜

集到一起，竟可编辑成几大卷集子。同时，还是在50—60年代的时候，尽管争论各执一端，观点相互对立，但关于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也有不少正确的、客观的、具有清晰精到观点的评论。不过，即便是主观的、谬误的见解和评价，也自有它相对的价值：它们激发思维，引起思考，促使人们对提出的问题寻求答案。

若是对这些丰富的文学批评财富有意忽视，那就未免太有愧于历史了。当我确信，至今还没有一部对于柯切托夫的概括性的研究著作时，我一改初衷，决定以手中积累的大量材料，写一本研究他的生平与创作的专著。

在着手研究批评家、作家、读者在很久以前和近些时候发表的关于柯切托夫作品的论断和评价时，在某种程度上，我是效仿一个学者小组的方法进行工作的。他们在科学院院士米·鲍·赫拉普琴科领导下仔细拟定了“文学研究的历史功能法”^①。我以为，这种有前途的研究方法不仅在研究以往世纪的经典著作时是富有成果的，而且也可以应用于已有60年以上历史的苏联文学的研究。遵照这种研究方法的原理，就可以用已往的批评经验来充实我们对杰出作家和他的作品的认识；遵照这种研究方法的原理，就可以促使文艺学和文艺批评进

^①关于这一方法，参阅：《在历史作用阐述中的俄罗斯文学》、《在时代运动中的文学作品》，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79年版，《俄罗斯作家的时代与命运》，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1年版。

一步发展，使我们摆脱“首先发现”别人早已发现了的事物的可笑做法。

本书分析柯氏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时，以作品发表的先后为其结构原则。虽然这样做在某些方面会受到限制，但却有可能在发展中展现作家。柯切托夫是通过艺术方法来开拓现代题材的先行者。在研究他的作品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原则是富于成果的。

我力图以包括《茹尔宾一家》在内的早期作品，来展示柯切托夫作为艺术家的成长过程，展示他掌握越来越新的造型手段以及他的技巧日趋成熟的过程。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之所以必须对此作彻底的研究，还因为资产阶级的宣传怀着刻骨仇恨，诋毁柯切托夫的每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到处散布无稽虚伪之谈，说他的作品“没有艺术性”，是“政治的说教”等等。

而在以后，当所论及的已经是一位完全定型和成熟的艺术家的创作时，本书作者主要集中分析的，是构成《青春常在》、《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这样一些作品的思想和审美原则的特征，因为这些原则在我们的批评界中并非总是能得到理解。柯切托夫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需要特别进行研究，但本书对它们只能分出较少的篇幅来加以论述。

对于传记材料，只有在有助于揭示作家的创作道路和艺术构思特色时，本书才加以运用。

在本书中，我使用了自己为柯切托夫六卷本和三卷本的选集所作的序言。同时，也使用了我发表在中央报刊杂志上有关他的著作的评论和论文①。

在纪念符·阿·柯切托夫70周年诞辰的日子里，著名的苏联作家伊万·斯塔德纽克说：

“我坚信，当代的和未来的文艺学家在了解符谢沃洛德·柯切托夫信念的进攻力量及其因果关系时，在了解他的艺术洞察力的源泉时，还必须对作家的艺术活动范围进行一番思考。我们现在很清楚，生活已经用许多例证和现象证实，他的艺术洞察力是十分敏锐的了。”②

如果本书能够抛砖引玉——能够帮助研究这位以自己的笔为我们苏维埃祖国服务的杰出作家和共产主义战士的生平与创作的比较完善的作品问世，我便可以认为，自己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完成了。

①参见彼得·斯特罗科夫：《符谢沃洛德·柯切托夫的创作》，载《柯切托夫选集》，艺术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73年版第1卷；《劳动和斗争的长篇小说》，载《柯切托夫选集》，艺术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82年版第1卷；《当代生活的探索者》，载符·柯切托夫《几代人的接力赛》，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莫斯科1979年版。也见《和平劳动的英勇精神和诗意》—《星》1982年第2期；《他将与世长存》—《青年近卫军》1982年第2期及其它。

②伊·斯塔德纽克：《作家的党性立场》，载《消息报》1982年2月5日。

第一章

探索技巧之路